

■ 史象万千

留日学生与留美学生

洪振快 历史学者

留美学生的科技贡献,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目共睹,评价不存在大的分歧。而留日学生喜好革命、多从事军政的倾向,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——积极或消极,则见仁见智,也许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之后会看得更清楚。

1898年5月,张之洞在一篇文章里倡导留学,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小国之所以迅速崛起,原因就在于在此二十年前日本派出了伊藤博文、山县有朋、榎本武扬、陆奥宗光等人到德、法、英诸国,“或学政治、工商,或学水陆兵法,学成而归,用为将相”,因此“政事一变,雄视东方”。

历史到了1898年,特别是经历了1894年甲午战争的耻辱,国人在要使中国自强,必须派人出洋留学这一点上已有较多共识,张之洞的认识很有代表性。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留学浪潮也在1898年开始涌动。

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,较之二十多年前清政府第一次派出120名幼童留学西洋美国,此时又多出了另一个可选择的留学目的地——东洋日本。张之洞在比较留学东洋(日本)和留学西洋(欧美)的利弊时,总结出留学东洋有四大便利:路近,费省,文同,仿易。即留学日本比留学欧美路途近、费用省、文字接近、模仿更容易四大便利。也正是这四大便利,留学日本在清末成为一大趋势。

据一项统计,在日本的留学生,1899年约有120人,1903年达1300人,1904年达3000人,1905年底有八九千人,1906年则有一万三四千人或二万人。另一项统计则表明,自1896年至1937年,42年间中国人前往日本留学的总人数不下五万,这些人对中国清末以来的政治、军事、教育、文化、思想等方面,均有很大影响。

清末官方派遣的留日学生在学科目上有一个特点,即多选择学习军事(尤其是陆军)、法政和师范。留日学生在清末民国军政界的影响,从几个事实可以看出来:一是辛亥革命的主体是留日学生,孙中山在1913年的一次演讲中,曾说留日学生一度十之七八都赞同革命,“东京(留日中国)学生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人”。而在民国的历届中央政府中,留日学生也一直占据相当大的比例。有人统计,从1912年到1928年的46届北洋政府内阁中,留日学生占内阁成员最多的孙宝琦内阁,内阁成员总人数为26人,留日学生就有14人,超过了半数;占内阁成员总人数最少的颜

惠庆临时内阁,留日学生也占到了1/4。民国时期的著名政治人物,留学日本的非常多,如蒋介石、汪精卫等,均有留日经历。

留日学生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,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初也是由留日学生介绍到中国的。一般认为,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,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较深、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贡献也比较大的是“三李一陈”,即李大钊、李达、李汉俊和陈望道。其中李大钊1913—1916年是早稻田大学留学生,李达1913—1920年间三次留日,李汉俊1918年底留日回国,陈望道1915—1919年间留日。而陈独秀、周恩来、董必武、彭湃、周佛海等人也均是1921年前留日。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翻译,早期也是从日文转译。这一现象,被看作是“取径东洋,转道入内”。

与留日学生喜欢革命不同,中国近代留学大潮的另一拨人——留美学生多追求科学及民主,尤其在科学方面对20世纪中国的进步影响很大。

留美学生自94名留美幼童1881年被遣送回国后,公派留美陷于停顿。在1900—1909年间,中国仅约有280余人留学美国。但自1909年起,由于庚子赔款计划的实施,大批中国学生留学美国,并涌现出大批人才,对中国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影响。

根据清政府的计划,庚款留美学生“以十分之八习农、工、商、矿等科,以十分之二习法政、理财、师范诸学”。因此,庚款留美学生以理工科为主,尤其以工科为多。清华学校1909—1929年的留美生,学工程学的占第一位,人数多达404人,占总数的31%强。

留美学生对中国的贡献,从一项统计中可以略窥一二: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较为重要的252位科学家中,1900—1929年间留美的就有119人,占到总数的将近一半。这里面有很多闪光的名字,如物理学家叶企孙、化学家侯德榜、数学家姜立夫、气象学家竺可桢、植物学家胡先骕,等等,都是留美学生。

另有一项统计,留美、留日学生回国后成为有影响力的人,其社会身份排在前四位的,留美学生是大学教授、官僚、实业家和工程师,而留日学生则是官僚、军人、政治家和外交官。从中可见,留日学生成名多靠从政,而留美学生则多从学。

留美学生的科技贡献,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目共睹,评价不存在大的分歧。而留日学生喜好革命、多从事军政的倾向,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——积极或消极,则见仁见智,也许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之后会看得更清楚。(12)

■ 校园故事

五岁娃娃要那么多特长做什么

吴非 杂文家

如果一个中年人把一堆各种各样的“证书”摊在你面前,告诉你他上幼儿园和小学时有过多少“特长”,那是很可笑的。

有位外婆告诉我,上幼儿园中班的外孙女聪明活泼,正在学“五个特长”,计有:钢琴班,舞蹈班,美术班,英语班和围棋班。每星期双休日,家里很忙,分工配合,有陪有接,送外孙女去读特长班。她的话像是无奈,其实也透着自豪。我对“五岁娃娃上五个班”表示惊讶,该外婆说,这

在幼儿园很普遍,一般都要报这么多班的;家长之间要比,因为“不能输在起跑线上”。老师也主张“多学一些”,而且建议用这种组合,因为包含了“练形体的”“发展智力的”“陶冶艺术细胞的”“打好语言基础的”……像是高瞻远瞩,要培养一个全才。

我像是在听呓语。五岁的娃娃要那么多“特长”做什么?她是否爱这五个“特长”?双休日上五个班,她累不累?这些做了广告宣传特长班是否免费?她是否知道自己站在“起跑线”上?她要跟谁竞赛?竞赛的目的是什么?还有,她是否从中获得了愉快?她是不是真的不想自己玩耍,不是真的不想去见识大自然?

我的问题令该外婆苦恼,她的恐惧在于:人家都那样,我不那样,孩子以后升小学升中学不会吃亏?

我教过的很多学生,从小没有参加过任何这类“特

长班”,没有参加过任何“竞赛”,他们拿不出一本“获奖证书”,——有些是因为缺乏那样的经济条件,有的则是家长遵守教育常识,有的是孩子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玩,有些则是他们感兴趣的事,商人还没有想到可以“办班”,因为无人会“教”……总之,他们有快乐的童年,他们自由地玩耍,自由地涂鸦,自由地唱歌,到了小学,课外他们自由地阅读,他们不肯多做一份作业,考试成绩有个中等就满足了,要是有个“中上”就很开心了。因为他们从不和别人比,根本不知道“起跑线”在哪里,所以一直能自由地呼吸。十年过去了,二十年过去了,他们心胸宽广,心理健康,有一份喜爱的工作和中等收入,过着正常人的生活。

如果一个中年人把一堆各种各样的“证书”摊在你面前,告诉你他上幼儿园和小学时有过多少“特长”,那是很可笑的。因为你只会在意面前的这个人有没有生活的激情,对事物有没有保持高尚的好奇心,而他幼年的那些所谓的“特长”,早就不值一提了。(7)



新京报漫画/许英剑

■ 我爱看的电影

《阿尔及尔之役》

林达 著名作家

冷酷而引人深思的,是战役一旦启动,双方自然互动和推动事件悲剧发展,隐含着无可救药的逻辑。

《阿尔及尔之役》是我感觉格外震撼的一个电影,由意大利和阿尔及利亚合拍,在1966年的威尼斯电影节获得金狮奖、评审人奖、威尼斯城市奖,1972年获得英国学院奖。剧本和导演都是意大利人吉洛·彭特克沃,他已在六年前去世。

这是黑白片,纪录片风格。现场感、真实感特别强。它再现了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,在殖民地独立风潮之中,如何胜出。影片集中在1954年至1957年,首都阿尔及尔的地下组织FLN和法国殖民当局的“战役”。

法国在1832年入侵阿尔及利亚,征服遇到顽强抵抗,战争旷日持久,阿尔及利亚曾失去超过一半的人口。非洲美洲以前都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,之后都风卷残云地纷纷独立,并不稀奇。可是,所谓的阿尔及尔之役,以今天眼光看,那是对全局造成深远影响的恐怖战役,过程触目惊心。

阿尔及利亚和印度的情况类似,作为老殖民地,在二战中自然是站在盟军一方。1945年盟军大胜,英国顺应历史潮流退出印度,法国却决定继续殖民统治,双方发生激烈冲突,最终反抗被镇压。1954年11月,FLN发出一号通令,宣示领导地位和目标。他们决心以恐怖战为手段达到目的,首先是针对自己的社区。以铁腕私刑的惩罚作为威胁,在阿尔及尔的阿拉伯居住区卡斯巴,扫荡酗酒吸毒妓院和帮派,树立起自己的威信。1956年6月20日,FLN以暗杀和袭击警察的一系列行动,开启了阿尔及尔之役。殖民当局的反应是封锁卡斯巴的诸多出口,留下的出口建立针对阿拉伯人的检查站,搜查枪支弹药。

这应对看上去是自然反应。可是,长达一百三十年的殖民统治,阿尔及尔已经有了庞大的以法裔为主的欧人居住区。有针对性的封锁和搜查,使得普通民众的族裔对立尖锐化。FLN利用搜查者对风俗的顾忌,让妇女运送武器,欧裔区的恐怖袭击持续不断,防不胜防,欧裔区变得惶惶不安。最终引发欧裔极端分子对卡斯巴的深夜炸弹报复,楼塌人亡,阿拉伯平民死伤无数。群情激奋,族裔仇恨升级,导致FLN新一轮针对欧裔平民的更大规模恐怖袭击,最

终平均每天的袭击达四点二次。警力无以为应对,事情变得不可收拾。

法国政府派出二战英雄领导的正规军进驻阿尔及尔。这个城市有四十万阿拉伯人,不知“敌人”在哪里。马修上校渐渐摸清,FLN是金字塔结构,每个人只领导下面两人,这两人互不见面,他们又发展下面的两人,层层扩展。就从最下层找到目标,顺藤往上破局,而FLN成员都极具献身精神,不肯背叛。法军因此动用酷刑。这个过程对阿拉伯社区又是更深的伤害和仇恨来源。马修上校似乎是有用的,在层层破获之后,1957年10月8日,法军终于找到FLN最后一个领导人阿里的匿身之地。法军包围,四周是为阿里祈祷的民众。劝降不成之后,法军炸平了那栋楼。FLN不复存在。

1960年12月11日,平静了两年的阿尔及利亚突然爆发全国抗议。经过极为痛苦和血腥的两年,1962年,法国放弃,阿尔及利亚宣告独立。

电影的成功之处,在于导演的冷峻表述手法。他事后再三强调:我不想站在一边,我想描述双方各有自己的目标。

冷酷而引人深思的,是战役一旦启动,双方自然互动和推动事件悲剧发展,隐含着无可救药的逻辑。(6)

